



中国 儿童文学大系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诗歌

(1)

蒋 风 主编



NLIC 2970699146

中国 儿童文学大系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诗 歌



NLIC 2970699146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 诗歌. 1/蒋风主编.—太原:希望出版社,
1988.11(2009.9 重印)
ISBN 978-7-5379-0620-3

I. 中… II. 蒋…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②儿
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③儿童文学-诗歌-作品集-中
国-现代④儿童文学-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1575 号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诗歌(一)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主编:蒋 风	承印: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薛蔚原	开本:787×1092 1/16
整体设计:薛蔚原 冯建华 王 蕾	成品尺寸:165×230
出版发行:希望出版社	字数:19282 行
社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印张:44
邮政编码:030012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2 版
电话传真:0351-4922243 4922101	印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http://xwcbbs.com	ISBN 978-7-5379-0620-3
E-mail:xwcbbs@vip.sina.com	定价:100.00 元

顾 问： 叶圣陶 冰 心 高士其 严文井
陈伯吹 叶君健 金 近

编 委： （编委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至善 叶永烈 孙敬修 任大霖
任德耀 束沛德 张秋怀 洪汛涛
浦漫汀 梁 骏 蒋 风 樊发稼

编 选 者： 方卫平 章 轲 周晓波

万紫千红总是春

——新版《中国儿童文学大系》总序

樊发稼

1988年至1990年间，希望出版社陆续推出一套煌煌大书——《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分理论、小说、童话、散文、诗歌、儿童剧和科学文艺七大类，凡十五卷，共一千余万言。这是我国第一部清晰反映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发展脉络的大型文献资料图书。《大系》选收文论和作品的时段，上起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下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涵盖八十年左右的时间。书出后曾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日月飞转，斗转星移。首版《大系》编纂成书并正式问世，距今倏已逾二十载。希望出版社决定斥巨资，隆重推出《大系》新版本——在对已出之囊括前八十年的十五卷加以认真校订的基础上，组织专家班子，将后二十年的儿童文学文论及作品分类续编为十卷，这样就形成了现在规模的这套共二十五卷、自1919至2008整整一百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堪谓卷帙浩繁，蔚为大观，这在中国出版史上确属空前壮举，其文化史料价值实为弥足珍贵！

中国儿童文学源远流长、古已有之，这已是多数文学史家的共识，因为具有儿童文学形态的或曰实际上的儿童文学作品，早就存在于许多古代人文典籍中；历代庶民口口相传的大量民间故事、传

说、神话、寓言、童话、民谣等,其中不少就是儿童文学作品。毋庸置疑,在华夏大地,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共生亦共长,亦即自“成人文学”发生之日起,儿童文学便存在了,只是未以“儿童文学”称之,因为彼时尚无这个名词。诚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儿童和妇女一样不受重视,因此,几无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100多年前,在世界进步思潮影响下,随着“儿童”的发现,儿童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专为少年儿童创办的刊物,为孩子们创作、翻译、编写的文学作品日多,中国儿童文学终于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文学部类,正式成为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

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三十年儿童文学,史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其发轫及发展,是和中国现代文坛一批杰出文学家、出版家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诸如“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叶圣陶、茅盾、冰心、沈从文、巴金、郑振铎、张天翼、老舍、赵景深、顾均正、赵元任、严既澄、徐调孚、陈伯吹等等。他们或以自己的创作理论成果,或以自己的翻译出版业绩,直接丰富和壮大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把教育和培养下一代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儿童文学,正是培育祖国未来建设者的重要一环。其不可低估的意义,正如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早在1950年4月为《儿童时代》杂志所写的创刊词中所指出的:“给儿童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培养他们成为祖国建设的优秀人才。”宋庆龄后来还说过:“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1954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对广大儿童文学作者写出更多优秀作品,起到了积极的激励和促进作用。1955年9月16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重要社论,指出当时少儿读物严重匮乏,要求所有的作家和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重视少儿读物的创作、出版和发行。



同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号召广大作家和有关部门加强和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尽快改变儿童读物奇缺的状况。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文学艺术的发展,儿童文学也初步呈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许多早在建国前就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继续热情地为孩子们创作;一批新的儿童文学作者脱颖而出;不少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翻译家,也满怀热情为孩子们创作、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这些,都直接造成那个时期儿童文学的一时之盛,即新中国儿童文学所谓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现在看来,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观念,加上受当时前苏联儿童文学的影响,人们比较偏重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这种对文学功能认识上的不全面性,导致那个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明显弊端,这就是“思想大于形象”,造成不少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艺术性较为薄弱,正如文学大师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当然,建国后十七年中,也出现过一批确实优秀、至今仍广为传诵的儿童文学佳作。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儿童文学园地百花凋零,只有个别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写出过一些至今仍可读之作。

中国儿童文学的全面复苏和新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之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年早些时候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为儿童文学在新时期的较快发展,在组织上做了很好的准备和动员工作。随后,在“解放思想”的新时代号角声中,儿童文学界在理论和文艺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拨乱反正;儿童文学的功能和艺术规律,获得了新的正确的阐释和尊重;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焕发出极大的创作激情;儿童文学创作、编辑、出版队伍显著扩大;儿童文学作品发表园地大大增加。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界掀起了一次绵延数年的创新、探索、争鸣热潮,包括少儿出版在内的多

方合力,成就了建国后儿童文学的第二个“黄金期”;及至进入九十年代及新世纪后,儿童文学领域不仅老作家“宝刀不老”,中青年作家成为创作中坚,出现了一批深受广大小读者喜爱和欢迎、屡获全国大奖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而且新人辈出,“70后”、“80后”乃至“90后”都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儿童文学创作新秀崭露头角,他们题材各异、风格多样、不拘一格的创作路数,每使读者和业内人士眼睛为之一亮。有论者称,近二十年来,儿童文学创作形成了“五代同堂”——或“五个创作方阵”,即(儿童文学)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少年作者、成人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之苑呈现出多元共生、百卉争艳的喜人局面。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研究、理论、评论领域,也涌现了一批新人。

增补后的二十五卷《中国儿童文学大系》,采取编年的方式,以我国100年内各个时期各种题材及风格的代表性文章和作品,集中、具体而又客观地展示了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历程。这套《大系》的选编者和出版者,严格遵照原编辑委员会定下的宗旨和要求,凡入选的文章和作品,一律保持原貌,不因其中个别内容、思想、观念带有当年的“时代印痕”、现在看来已显得明显滞后或“不合时宜”而加以修改,目的是为了保留时代的“原汁原味”,反映真实的历史。这就使这套《大系》真正成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的“形象地图”,不仅具有阅读欣赏价值,也有可供研究考察的珍贵文献史料价值。

这套《大系》原来的19名顾问、编委,已有12位先后谢世。由此我们深感岁月之沧桑,生命法则之无情。阴阳苍黄,新旧更替,生生不息,这原是宇宙、天地亘古不易的铁律。面对前辈的陆续“退席”,本无须过分怆然喟叹;每念及先驱们百年来为中国儿童文学做出的不朽业绩和贡献,一种钦敬崇仰之情久久激荡我们胸间。

逝者已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前辈未竟之神圣事业,当会有一代一代德艺双馨、又有旺盛生气和蓬勃活力的建设者来担当承接、弘扬发展。“杰出的、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是超越时空、不分国界的。它们往往描写全人类普遍关注又是普天下少年儿童心灵能共同感受的东西,讴歌真、善、美,颂扬爱的力量、道义的力量、智慧的力量。



量,因而具有永恒的、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共享的审美价值。”(著名评论家束沛德语)——这是当今中国广大儿童文学学者和作家的一个重要共识。

正是江南风景好,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们坚信,经过几代人的不懈探索和创造性劳动,下一个百年的儿童文学一定会更加辉煌,我们这个儿童文学大国定将跃升为举世瞩目的真正的儿童文学强国!

2009年2月9日于北京

导 言

蒋 风

诗歌是人类文明中最早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人类在未发明文字之前,就已有诗歌的口头创作存在。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提到的“杭育杭育派”的作品,就是诗歌的最原始形态。

中国是个诗的王国,诗歌创作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诗歌创作,至今已有近三千年历史。此后,《楚辞》、赋、乐府、绝句、律诗、词曲、小令,不断衍变,出现了无数诗歌艺术珍品,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宝。

我国儿童诗歌历史传统也应该说是悠久的,且不说原始社会初民养儿育女过程中口头创作的儿歌童谣,就从《孟子·离娄》中记载的《孺子歌》算起,距今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一首春秋末年的童谣,据说是孔子游楚途中听见一个小孩唱的儿歌,所以叫《孺子歌》。此外,如《左传·僖公五年》中的《卜偃引童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的《鲁国童谣》、《战国策·齐策》中的《燕昭王时童谣》、《述异记》中的《始皇时童谣》、《汉书·五行志》中的《成帝时燕燕童谣》、《后汉书·五行志》中的《王莽末天水童谣》、《更始时南阳童谣》、《顺帝末京都童谣》、《抱朴子·举异》中的《桓灵时童谣》、《三国志·吴书·陆凯传》中的《陆凯引童谣》、《晋书·五行志》中的《永熙中童谣》、



《太平御览》卷853中的《王恭既诛时童谣》、《北齐书·杨愔传》中的《齐废帝时童谣》、《旧唐书·西戎传》中的《高昌童谣》等,还有《史记》、《风俗通》、《搜神记》、《齐谐记》、《南史》、《南齐书》、《魏书》、《史通》、《宋史》、《金史》、《元史》、《明史》、《古今风谣》、《演小儿语》、《古今风谣拾遗》、《天籁集》、《广天籁集》等古代典籍中也保存不少古代的儿歌童谣,尽管它们大多记载于历代史书的《五行志》中,属于应政治变动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谣谚谶语,与儿童的生活和理解力都有一定的距离,但毕竟是唱之于儿童之口而流传,其中也有不少是民间口头创作的儿歌童谣,这足以证明我国儿童诗歌确也是源远流长的。

在浩如烟海的历代文人创作的诗篇中,也不乏文字浅显、内容健康、感情真挚、艺术精湛的、适合儿童阅读的名篇,如骆宾王的《咏鹅》、贺知章的《咏柳》、杜甫的《春夜喜雨》、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杜牧的《山行》、张继的《枫桥夜泊》、王安石的《泊船瓜州》、范仲淹的《江上渔者》、苏轼的《望湖楼醉书》、曾几的《三街道中》、叶绍翁的《游园不值》、陆游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于谦的《咏石灰》等等,都是很好的儿童诗,这从另一侧面说明我国儿童诗歌有着优秀的历史传统。

从晚清开始便有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还特别重视儿童诗歌的提倡,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多处论述了儿童诗歌,把它看作是“改造国民之品质”的“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和黄遵宪等人还亲手创作了不少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诗歌。但是,中华大地由于数千年封建思想的禁锢,儿童没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对诗歌的精神需求得不到社会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因此,作为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诗歌,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出现的时代产物。

从“五四”开始,中国儿童诗歌已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这漫长的七十年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至今尚未有人作过认真的回顾,更未有人作过系统的总结。这次趁希望出版社约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诗歌卷》的机会,我较系统地阅读了大量资料,在这里想为它勾画一个发展的轮廓。

中国的新诗是时代的产物，中国的儿童诗歌同样是时代的产物。

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说：“中国新诗是为了适应中国现代的社会变革而产生的，是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伟大变化的文学样式”。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从新诗发轫的。新诗“为了适应中国现代的社会变革”的需要，在形式上打破了旧体诗词的格律限制，废弃了僵化的文言语词，采用了比较自由的形式、运用切合口语的白话进行创作。这一变革，使诗歌这一文学体裁，便于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潮流相适应，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诗体大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赋予新诗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也为我国儿童诗歌的新生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打破旧体诗歌桎梏的初期白话诗，本身就脱胎于民间的儿歌与歌谣，它采用人们日常的口语，也不受格律、字数、行数的限制，形式很自由，这些都与儿歌民谣有血缘关系，因此新诗一开始就与儿童诗歌有天然的联系。试以第一个发表白话诗的胡适(1891—1962)为代表。1916年8月23日，他写了《朋友》(后改题《蝴蝶》)一诗，便向友人宣布：他尝试的白话诗取得成功了。这是他发誓不再写旧体诗词之后的第一篇成功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作。这首与其他七首新诗一起发表在1917年2月《新青年》二卷六号上的咏物诗，写了一对黄蝴蝶的友情，此情虽另有所寄，但这首白话诗以语白词浅的语言描绘了一双美丽的小动物，情真意挚，小读者乐于接受，也能领会，可以从中得到关于友谊的重要启迪。从诗本身看就是一首很好的儿童诗。胡适是白话诗的创始人，对新诗有开拓之功，尽管他的《尝试集》中的诗篇，或多或少地残留旧诗的痕迹，但新诗之有今天，与胡适的尝



试创新是分不开的。从这首《朋友》尝试成功的新路,实质上也为我国儿童诗歌开辟了一条发展的坦途。从这一意义上看,胡适也是我国现代儿童诗歌的创始人,儿童诗歌之有今天,也是与胡适的开拓精神分不开的。

在倡导新文化、从事创建新诗和儿童诗歌的先驱者行列中,刘半农(1891—1934)是跟胡适具有同样地位的人物。胡适是第一个发表新诗的人,而刘半农则是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诗歌改革具体意见的人。他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上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的第三节,就是专门探讨诗歌革新的。他大力提倡“增多诗体”,于“有韵之诗外,别增无韵之诗”,这样才能冲破旧有诗律的束缚,“在形式一方面,既可添出无数门径,不复如前此之不自由,其精神一方面之进步,自可有一日千里之大速率”。这一主张既适应“五四”时代要自由、要解放的时代思潮,又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同时又与少年儿童对诗歌的精神需求相吻合。因此,刘半农的主张一提出,很快就博得了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们的赞赏和拥护,于是无韵诗迅速风靡了全国新诗和儿童诗诗坛,开创了一代诗风。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刘半农从学习民歌童谣着手,在新诗的形式创新和民间口语的运用上,都作了大胆的尝试,用民歌体来抒发对苦难人生的哀唱,用“拟儿歌”来为年幼一代增添童年的音响。他于1918年最早发表的两首白话诗《相隔一层纸》和《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明白晓畅,琅琅上口,既是新诗的开创之作,也可视为我国现代儿童诗歌的滥觞。此后,他还写了《学徒苦》、《奶娘》、《一个小农家的暮》、《卖萝卜的人》、《拟儿歌》等,都是“五四”时期的优秀儿童诗篇。其中《一个小农家的暮》曾多次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使孩子受到诗美的熏陶。

跟刘半农齐名的刘大白(1880—1932)也是新诗的倡导者和中国现代儿童诗的创建者之一。这位前清的举人,早在“五四”以前就开始尝试用白话写诗。他的新诗虽明显有从旧体诗词蜕化出来的残迹,但言词通俗,思想进步,且继承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对新诗创作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也对现代儿童诗的创建有一定的作用,如《卖布谣》、《新寓言》、《布谷》、《秋燕》、《捉迷藏》、《燕

子去了》等,都成了我国早期儿童诗歌的范本,尤其是写于1920年11月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以丰富的孩子式想象,用儿童口吻表达了儿童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趣。“两个老鼠抬一个梦”是流传于浙江绍兴地区的一句俗话。儿童常常有一些有趣的梦境,而且喜欢向人描述自己的梦境,但又迷迷糊糊说不清,于是成人就用这句话来逗趣。这首儿童诗就写一个孩子迷迷糊糊向母亲说梦,母亲就用这句话跟他逗趣,引起天真的孩子一连串的疑问:老鼠怎么能抬梦?梦怎么抬法?老鼠抬了梦去做什么?这不是梦中说梦的梦话?……诗人以自己奇特的幻想,为孩子作了解释:

那老鼠刚抬了梦跑,

蓦地里来了一头猫;

那老鼠吓了一跳,

这梦就跌得粉碎的没处找。

多么幽默风趣的想象,一颗童心跃然纸上:

哦,我知道了!

我做过的梦,都上哪儿去了!

原来都被猫儿吓跑了抬夫。

跌碎得没处找了!

诗人以儿童的眼光去揭示生活中富有诗意的事物,用孩子式的想象,生动有趣地描画出一个童心世界。这是“五四”时期一首不可多得的儿童诗。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儿童诗开始走向成熟。

儿童诗歌是儿童文学中一个重要门类。周作人(1885—1968)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从事新诗创作虽较晚,但他发表于1919年的《小河》和《两个扫雪的人》,都是早期新诗的代表作,也都可视作儿童诗。尤其是前者,被胡适认为“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谈新诗》,刊于1919年11月《新潮》)朱自清对这首诗也作了高度的评价:“继而周作人随刘复作散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



立。”(《选诗杂记》)这首被认为划分白话诗与新诗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从“摆脱了旧诗的影响”看,确实是个“卓然而立”的标志。至于算不算是个“杰作”,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有相异的见解。有人认为它散文化了语言,缺乏节奏感,但从诗中人格化了的动植物而言,不仅丰富了诗的意象,也可看作一首具有一定儿童情趣的儿童散文诗。在儿童诗歌草创阶段,确也可以作为扩展诗的形式的一个标本。在“五四”前后,周作人还写了《儿歌之研究》、《艺文杂话》、《读<童谣大观>》、《读<各省童谣集>》、《吕坤的<演小儿语>》、《<绍兴儿歌述略>序》等关于儿童诗歌的论文,对当时的儿童诗歌创作,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从上述事例已可粗略地看出,我国现代儿童诗歌是伴随着新诗的诞生而问世,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迅速发展的。这成了我国现代儿童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所有早期新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几乎无不执笔写过儿童诗歌,除上面介绍过的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外,还有鲁迅、李大钊、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陆志韦、郑振铎、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康白情、俞平伯、王统照、徐玉诺、谢冰心、冯雪峰、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他们一边从事新诗创作,一边也为孩子们写下了跳跃着童心的诗篇。

提倡新诗的重要阵地,如《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少年中国》、《诗》等,既是发表新诗的园地,同时也是培育儿童诗歌之花的沃土。例如初期的一批有影响的新诗佳作《蝴蝶》、《我们的花园》、《相隔一层纸》、《一个小农家的暮》、《奶娘》、《路上所见》、《儿啼》等,虽都不是专为儿童写的,但开始具有儿童诗特点,语言明白流畅,音节响亮,受到当时儿童的欢迎。这些诗就都是发表在《新青年》这份被公认为鼓吹新文化运动最权威的刊物上的。真正的儿童白话诗人,也是首先出现在《新青年》上,如刘半农的《拟儿歌》、《奶娘》等。

提倡新文学运动的社团,如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湖畔诗社等,也是一方面大力倡导新诗,一方面又积极推动儿童诗歌的发展。尤其是文学研究会为儿童诗歌的健康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它的成员几乎人人动手创作儿童诗歌,

会员郑振铎(1898—1958)还创办了《儿童世界》,另一会员黎锦晖(1891—1967)创办了《小朋友》,成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儿童文学期刊,也是儿童诗歌之花盛开的苗圃。

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展后,舆论所及使愈来愈多的人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解放儿童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由此引起的儿童观的革新,又促进了儿童诗歌的迅速发展。这是我国现代儿童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特点。

千百年的封建主义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父为子纲”的封建儿童观,使“长尊幼卑”成了一种道德的准则,也是衡量儿童优劣的行为标准,他们把儿童当作“缩小了的成人”,儿童的社会地位和独立人格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因此儿童的天性被摧残、被虐杀。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先驱者们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舆论激烈地抨击虐杀儿童的封建儿童观,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儿童“应该有新的生活”,应该理解儿童、尊重儿童,为他们开辟新的道路。随着儿童观的革新,使人们愈来愈明确儿童教育和儿童精神食粮的重要性,而诗歌正符合儿童教育的需要,又是陶冶儿童心性的最佳精神营养,因此儿童诗歌伴随着新诗崛起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之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民间口头创作的儿歌童谣中汲取营养并健康成长,是我国现代儿童诗歌早期发展中的另一特点。

采集民歌童谣的中国现代歌谣运动,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下兴起的。北京大学既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现代歌谣运动的发源地。1918年2月1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一篇《校长启事》,征集民间歌谣,从此开展了包括儿歌童谣在内的歌谣活动。之后又正式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和歌谣调查会,并且在《日刊》上每天发表歌谣一首。1922年12月起又把《日刊》的附页改成《歌谣周刊》出版,两年中出了96期,共征集歌谣13900多首,先后刊出了200多首,其中就有不少儿童歌谣。在这一活动的影响下,歌谣运动迅速推向全国,各地纷纷出版了不少儿歌童谣集,如《瓯海儿歌》(汤增扬)、《广州儿歌甲集》(刘万章)、《湖南儿童歌谣》(湖南民教馆)、《各省童谣集》(朱天民)、



《中国儿歌集》(江苏第一师范);各地报刊也纷纷刊登儿歌童谣,蔚然成风。这些被誉为“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活文学”,有童趣盎然的游戏歌,有幽默诙谐的滑稽歌,有益智添慧的问答歌,有训练计数的数数歌,还有极富幻想色彩的童话诗、故事诗,这不仅收集保存了丰富的儿童诗歌的传统样式,也为新兴的儿童诗歌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实,不少“五四”时期的诗人正是汲取了儿歌童谣的养分后才从事儿童诗歌创作的。如周作人的《儿歌》、刘半农的《拟儿歌》、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汪静之的《我们想》(拟儿歌)、顾颉刚的《吃果果》和《老鸦哑哑叫》、胡绳的《儿歌——游火虫》、俞平伯的《儿歌二首》,都是十分明显的例证。

儿童诗歌要求节奏明快、韵律优美、音乐性强。“五四”时期儿童诗歌与音乐结合是我国现代儿童诗歌发展的再一个特点。

一般说新诗一开始摆脱了旧诗格律,散文化倾向比较突出,但那些从民谣儿歌中汲取营养的诗人,当他的笔触指向儿童生活时,往往又自然而然地借鉴了儿歌童谣的旋律,写出富于音乐感的作品。许多音乐家又乐于为这种带民谣儿歌风味的白话诗谱曲,如赵元任为刘大白的《卖布谣》和陈鹤琴创作的儿歌谱曲,许地山为郑振铎、叶圣陶的儿童诗谱曲,黎锦晖为自己的许多诗作谱曲,还有后来的聂耳为安娥的《卖报歌》、《小野猫》谱曲,这好比为儿童诗的流程插上了翅膀,为早期儿童诗歌的发展增添了极大的动力。

总的看,中国现代诗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面世,就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东西文化交错影响下,出现了一些风格清新、意象鲜明的诗,但多数作品比较稚嫩,过于浅白平直,诗味不浓,艺术性不足,也缺少儿童情趣。任何事物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幼稚期,因此上述不足,也是不足为怪的。

二

正当中国现代儿童诗歌迈开步伐前进的时候,由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受政治风云突变的影响,儿童诗坛也随着整个文